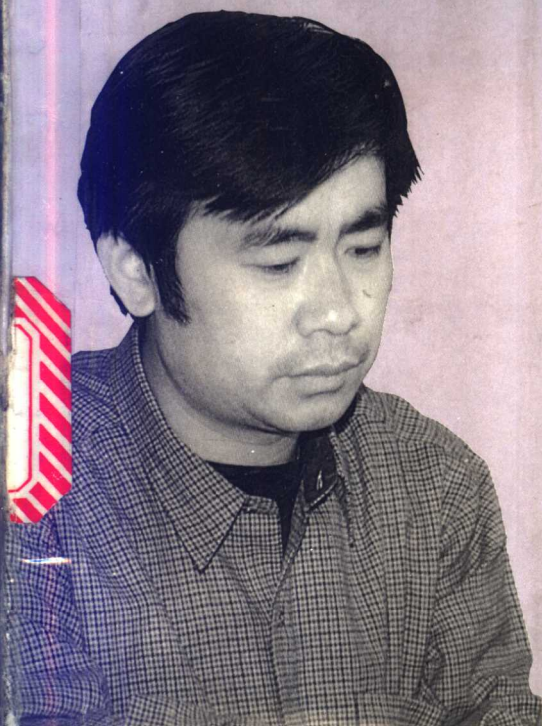


张 文 集

中 短 篇 小 说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Z
H
A
5
N
G
W
E
I
W
E
N
J
I



张炜文集

中短篇小说卷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陆震伟

张 炜 文 集 (5)

中短篇小说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875 插页 2 字数 428,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1-1564-X/I·1249 定价：25.00元

第五卷 目 录

中篇小说

秋天的思索·····	3
请挽救艺术家·····	77
护秋之夜·····	125

短篇小说

海边的雪·····	193
冬景·····	216
黑鲨洋·····	232
梦中苦辩·····	255
激动·····	273
下雨 下雪·····	290
美妙雨夜·····	304
钻玉米地·····	319
玉米·····	338
他的琴·····	354

槐岗·····	362
叶春·····	370
锈刀·····	379
铺老·····	387
开滩·····	396
满地落叶·····	404
橡树的微笑·····	420
三想·····	439
问母亲·····	459
我的老椿树·····	476
看野枣·····	493
三大名旦·····	509
剥麻·····	529
烟斗·····	536
烟叶·····	543
蓑衣·····	549
红麻·····	555
生长蘑菇的地方·····	580
一个故事刚刚开始·····	596
一个人的战争·····	607
致不孝之子·····	617

附录

中篇小说总目·····	628
短篇小说总目·····	629

中 篇 小 说

秋天的思索

—

去年秋天，葡萄熟得很快。今年的葡萄仿佛永远是青绿的颗粒儿，很酸。

可是，就有人喜欢这股酸味儿。看守葡萄园成了一桩大事。如今的园子是由三十六户合伙包种下来的，他们就给看葡萄园的买来一杆猎枪。

猎枪是双筒的。买来的第三天上，看园子的老得^①才知道怎样使用。他很高兴地将上了黄油漆（他认为是“火漆”）的枪身用手撸了两下，拍一拍，放到了小茅屋的墙角上。然后找来一张八开的绿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到了葡萄园边的大杨树上：

① “得”字读做 děi。

任何想偷葡萄的人都要注意，看葡萄园的人新买来双筒猎枪，见贼就放，决不留情。枪是钢枪，上了火漆，特此告知。

告示贴出的当天，园里做活的纷纷来茅屋里找老得。来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劝他：“老得呀，人命关天，可不能为一串葡萄打死了人啊！”

老得二十六七岁，奇瘦，个子很高，走起路来一拧一拧，人送外号“水蛇腰”。他的脸也很长，仔细端量起来，下巴似乎还有些歪。人们一句一句劝他时，他就蹲在屋角上，两只眼睛盯住地上一片草叶儿，不说一句话。人们又劝了一会儿，知道他是不会说话的了，就离开了屋子。可是他们走出不远，老得也出来了，站在门口，一手撑在门框上说：

“有心做贼，打死莫怨！枪是钢枪，上了火漆……”

所有人都愣愣地站住了，回头望着老得。

老得说完就回屋去了，还用力地将门使上了门。

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发出簌簌的声音。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沙沙地滴下来，像雨。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老得在一张小白木桌儿前坐了，用手搓揉着那双涩涩的眼睛。

他看了一夜葡萄园，可是他这会儿并不想躺到炕上，眼睛发涩，搓揉一下就好了。他一般都在靠近中午时，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两个钟头。他现在只是伏在桌子上，瞅着那个刻满了刀痕的桌面想心事。过了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叠儿纸，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截儿铅笔，用力地写起了什么。

老得这个年轻人睡得很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被安排来看护葡萄园的。真是个美差！老得可以在秋天里尽情地吃那些甜蜜的黑紫黑紫的颗粒了！他在架子下一扭一扭地走着，东瞅一眼，西瞅一眼，满眼里都是绿色的叶子、黑紫的葡萄。他老想唱歌，可是他不会。他高兴的时候，只是将那个长长的、柔软的腰扭动得幅度更大一些……

这时，老得坐在桌前，头也不抬，铅笔“哧哧”地刮着白纸。写了一会儿，他抬头瞅着那几张写满了字的纸，“嘿嘿”地叫着，兴奋得腰身又扭动了起来。

屋门给踢了一下，老得一惊，迅速将桌面上的东西都揽到了抽屉里去。

“谁呀？”老得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屋外是脆生生的姑娘的声音：“是我！你个死老得就知道闭门——开、开、开！”

老得听出是葡萄园会计小雨的声音，眉头皱了一下，说：“我要睡觉。”

“开、开、开！”小雨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只管踢门。

老得没有办法，他嫌脏似的先将手在裤子上抹了几下，然后拉开了木门。

小雨跳了进来，一进门就四下里看，一双眼睛滴溜溜的。老得问：“你找什么？”

小雨也不回答，掀了掀木桌，揭了炕上的被子，最后在炕头的小夹道里踮着，踮开一个破被套，拿出了那枝崭新的猎枪。她笑眉笑眼地端量着，露出了两排雪白晶亮的小牙。她说：“嘻嘻，两个筒的呀！……”

老得蹲在屋角，两眼瞅着地上的一片草叶儿。

小雨将手指一个一个挨着往枪筒里捅，嘴里说着：“哼哼，你说笑不笑死个人！……”

老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小雨抚摸了一会儿猎枪，突然板起脸来问道：“你买了猎枪，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

老得不吱声，只是立起身来，伸手去取枪。她一撇嘴，把枪藏到了身后。老得只好重新蹲下。小雨说：“这是我爸批准给你买的——他批准了，有人才把这枪给你买来。别不知好歹！我跟我爸说一句，这枪也许就收回了。你以后放枪时叫上我吧？”

老得脖子有些红涨。他眯起一只眼睛端量着她。

她二十刚多一点，或许还不满二十呢。穿着风衣——乡下姑娘如今也穿风衣。长得真好看，乡下姑娘也长这么好看。可惜只是好看，不算聪明。聪明还能连初中也考不上吗？老得可是初中毕业，他往往瞧不起学历较低的人。

小雨并没注意老得在看她，只是咕哝着：“我爸批准买这猎枪，我爸说了，有枪和没有枪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我爸……”

老得站起来说：“你爸，你爸也不是很好的人。你一口一个‘你爸’。”

小雨两根描过的眉头一皱，一抖，嗓子尖尖地喝了一声，“刷”地将枪从身后倒过来，对准了老得。

老得一动不动地掐着腰，两眼盯住枪口看着。他清清楚楚知道枪膛里没有火药，可他的目光里还是有一丝畏惧。他说：“我对你爸，还是有很大意见。”

小雨怒喝道：“不准有意见！”

“压而不服。”老得又说。

“不准动！”小雨抖了抖枪身。

老得的腰一丝也不敢扭了。他又蹲下去。蹲了一会儿，脖子突然又红涨起来。忽地，他站直身子，一伸手将枪夺到了怀里，然后伸出那只又黑又大的巴掌，按到小雨又软又细的腰上，用力推了一下。只一下，小雨就给推到了门外。她在门外大骂，并随手捡起一块砖头。老得干脆利落地关了门，将骂声、喊声，将一切烦恼关在了门外。

他再也无心写东西了，也无心睡觉，拉开抽屉，取出了他刚才写过的一叠儿信纸，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又放回了原处。他骂了一句：

“王三江，挨钢枪！”

二

王三江是小雨的父亲，民主选举中落选了的大队长。

从前，他也算乡间的一个“大人物”了；跺跺脚，满村的地皮都要颤动。落选了，突然失了威风，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土地开始承包了，海滩葡萄园虽有三十六户报了名，但因为没有领头的，迟迟没能签订承包合同。谁都知道负责这片园子的艰难：它需要和果品公司、酒厂、农药厂等单位搞好关系，需要有人为它奔波，万一有点闪失，那损失将会有几万元、十几万元！仅这一点，就吓退了一般庄稼人。

正这时候，一直不露面的王三江走上了街头。

人们很难忘掉那天的情景：老人们正懒散散地蹲在墙根

下吸着烟晒太阳，突然有个又高又大的黑汉顺着街筒子走来。老人们一齐惊讶地仰起脸来：这不是王三江吗？他肩膀上搭着一件黑衣服，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慢吞吞地往大队部走去，显出十分悠闲的样子……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承包葡萄园的，自愿代表三十六户，伸出了那根肉嘟嘟的食指，在承包合同上使劲按了一下。

王三江很快把当年做大队长时搞熟的门路全利用起来，又让三十六户用力地做，葡萄园果然有了不少起色。结果第一个秋天，收入就超出承包额近一倍！三十六户欢笑起来，王三江却不动声色。他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平均分配，其余的全部交公。这真有些冤枉：河西葡萄园的葡萄树小，总收入还比不上他们，可人家手里的钱却比他们多！三十六户找王三江吵架，王三江说：“农民意识！以后再没有秋天了吗？只要你们跟着我王三江好好干！”说着，他把那只红润润的大巴掌果断地一挥……

这个王三江真是奇怪人物。他做大队长时霸道和暴躁是有名的，如今却很少发火。他似乎永远将一件黑色中山装斜披在肩膀上，一晃一晃地在葡萄架里走着。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他，有四五个小伙子常常跟在他后边。老得喜欢端量他那圆圆的大脸盘子：黑红黑红，渗着一层油汗，样子憨憨的——老得认为这正好说明了王三江的内秀，并且具有某种幽默感。他尤其觉得那件斜披着的衣服让人发笑。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老得深深地吃了一惊。

他陷入了迷惑。他要重新揣摩王三江……

有个叫铁头叔的孤老头子，看了一辈子葡萄园，和老得做

了好多年搭档。老得把他看做父亲一样，夜里守园子寒冷，就把细长的身子拱在老人温热的蓑衣下边……有一天，老得从葡萄架下钻出来，发现空旷沉寂的屋前空地上定定地站着两个人——铁头叔和王三江。

王三江还是斜披着衣服，双臂倒剪，一动不动地盯着铁头叔。他脸色阴沉，目光锐利。铁头叔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王三江。他胡须抖动，眼含愤怒。两个人不吱一声，连咳一声也没有。这场面很使老得诧异。

突然，老得发现王三江的牙齿磨动了一下，接着两眼射出一道歼灭性的光来——老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目光，差点惊慌地叫出来……王三江就这样定定地看着铁头叔，直看了老半天，然后才抖抖衣服，和从前一样地摇晃着走了……

老得愣愣地站在那儿。他看到铁头叔这时已经全身发抖，脸色铁青了。老得赶忙抱住老人问：“怎么啦？怎么啦？”老人摇着头没有做声，停了好长时间，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嫌我多嘴。我觉得他一笔帐目不对，背后找人问了问，被他知道了……”

老得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接着，好多古怪事儿都落到了铁头叔身上。他一值班，园子里就丢东西；一次他在树下打瞌睡，有人把一个癞蛤蟆扔到了他头上；还有人骂他“吃里扒外”……铁头叔想离开园子了。

老得怎么劝阻都没有用，老人还是走了。他走时给老得留下了一件崭新的蓑衣和守夜狗大青……

老得眼睛都哭红了。他不明白王三江为什么用两束目光就能逼走铁头叔。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连他自己也不敢回忆那道目光了……

老得一个人睡在小茅屋里，睡梦中常见到茅屋的小门“吱扭扭”打开了，有一个又粗又黑的壮年汉子堵在门口，先是目光沉沉地逼视着他，然后就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吓得大叫一声，醒了。醒来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梦中常见的这个人，就是王三江。

他弄不明白，怎么也不能从梦中将这个黑汉赶开。甜甜的睡，就让黑汉给毁掉了。他有时实在困得不行，寂寞无聊，就搓揉着眼睛走出葡萄园，到海边上吹吹海风，看那些赤身裸体拉大网的人。

他有时想：要从梦中赶开这个黑汉，首先必须敌得住他的眼睛。铁头叔看了一辈子葡萄园，那身上的筋脉被风雨磨韧了，尚且敌不住那双眼睛！他想这里面会有什么缘故的，需要好好寻思一下。……往常老得看了一夜园子，早晨跟在铁头叔的后边，手扯着大青的铁链从一片早霞里走出来，高高地呼唤几声，扭动几下腰身，别提有多么惬意和舒畅！可是后来就不行了。他一个人走在架空里，老觉得四周那么憋闷，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逼近过来。他几次猛地转过身去，都发现园里静静的，什么也没有。老得自己也感到奇怪了。他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一次他看到王三江斜披着黑衣服，摇摇晃晃从葡萄架下走过，就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毛病就出在这个黑汉身上！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从他身上来的！

老得弄清了这个缘故，连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这个黑汉子怎么就会有这种神奇的作用。要敌得住他，只有弄明白里面的“原理”——老得记得在学校读书，数理课本上常有“原理”。他想世上的大小事情也都会有个“原理”的！老得绞拧着眉头，苦苦地思索着。他有时能够远远地盯住那个斜

披衣服的身影，半天也不动一下……他又想起了那两束可怕的目光。他咬着牙。他想终会有一天制住这个黑汉的，现在要紧的是先弄明白里面的“原理”！……

老得像害了病一样。他整天牵着大青，步子蹒跚地走在葡萄园里。他的头发蓬乱，两眼无神，鼻子两侧挂着两小片污垢。他不想吃饭，只是忘不了喂大青。大青平常是活蹦乱跳的，可是这会儿也蔫蔫地垂着头，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步子迈得松松垮垮。

有一次他正走着，遇上王三江迎面过来。老得的眼睛立刻放出了两束光，下巴收紧，用力压在锁骨上，那目光就往上射出，显得眼白很大。他就这样鼓足勇气，瞪着一双眼睛，迎着王三江走了过去。

王三江倒被这副样子逗笑了。他嘿嘿笑着，刚要说什么，可是又立刻闭上了嘴巴。王三江发现这目光里闪烁着仇恨！他禁不住“哼”了一声，警惕地退开一步。

老得说话了，那字是一个一个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断断续续：“你……欺负……铁头……叔！”

王三江气愤地挥起了巴掌。可是老得也不示弱，他手里牵着大青的铁链，正好余出一截，就奋力向着王三江抡去。王三江一躲，同时伸出右手，五指并拢，往左上方举、举，直举到左肩膀上方，才狠狠往下一砍。只一下就将老得砍倒在地上。……王三江盯着躺倒的老得骂了一句：

“一个古怪……东西！”

老得第一次尝到王三江的威力。他那立起的手掌，侧面如同一把钝钝的刀子，砍来着实厉害。这沉重的一击，使老得很长时间不敢去寻思那个“原理”。葡萄开花了，结果了，老得

精心地守护着，只是再也不敢去琢磨怎样制住黑汉——王三江的一掌，使他的思辨进程足足推迟了两个月！……可是他敢恨他。他常常面对大青，藏在深深的葡萄叶子里说话。他认真地告诉大青：“记住，是王三江气走了你家铁头叔的！”大青摇摇尾巴，悲哀而丧气地点点头，似乎是听明白了。

老得还有一点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地方，这就是小雨了。他不知道小雨怎么会生成这样。她太白了，白得像阳光，让人不敢定神凝视，真正是耀眼的白。那腰也真细，圆圆的，老是引逗老得要伸手去拈几拈。可是他不屑于一拈。他离小雨远远的。他怕小雨身上沾了和她爸一样的毒气。小雨也真是天下第一个“妖女”：永远不像个大姑娘，娇滴滴，脆生生，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倚仗她爸的威力，走路也想横行！她必定描了眼眉才肯出来，必定是每天都要骂人的。可是，她骂老得，老得却觉得她可恨的程度也有限。她又坏又天真。

总之，老得认为，王三江能有小雨这么个姑娘，是十分奇怪的事情。

王小雨是葡萄园的会计。明白人都知道这里不需要什么专职会计。可是她愿意大模大样地“办公”，她的办公桌就安在老得的隔壁。那儿清静又卫生，还有一张床，可以偶尔留下过夜。

老得最恼恨的就是她在这儿过夜。那时他要待在葡萄园子深处守夜。他要牵上大青，披上蓑衣，依偎在一棵老葡萄树下。可是这时候的小雨喜欢站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唱歌。她唱得很多，很杂，一会儿是《军港之夜》，一会儿是《松花江上》，有时竟唱起一首十分陈旧的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尖尖的声音在夜空里飘